

英语水平对学生参与双人组口语活动的影响

刘 平

(盐城工学院 大外部, 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通过实验研究,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考察英语语言水平对学习者参与双人组口语活动在话语总量以及话语类型方面的影响,对教师在外语教学中分配双人组口语活动成员和鼓励积极参与性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英语水平;双人组活动;参与;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8)02-0088-04

外语学习中的交互假设理论(the Interaction Hypothesis)认为,参与协商性交互活动(negotiated interaction)使学习者不仅有机会获得可理解性输入、接受反馈和做出更接近目标语的话语调整(target-like adjustment),而且有机会去检测语言假设,从而促进了外语习得的发展^[1]。后来的研究者^[2]也证实积极参与与口语交互活动能促进外语的习得。此外,对外语学习者口语交际能力的要求日益提高,促使外语教师在外语课堂上广泛采用小组活动的学习模式,其中双人组口语活动因其单位时间内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学习者口语练习的需要而被常常应用于课堂教学中。

国外对小组口语活动参与情况的研究^[3]主要侧重于外语水平或性别差异对学习者的产生‘意义磋商’(negotiation of meaning)和‘输出修正’(modified output)方面的影响,个别研究^[4]涉及到参与程度,而没有涉及到语言参与的全过程。国内关于双人组活动(pair work)研究较少,关于课堂小组活动的研究主要有庞继贤、吴薇薇^[5]等人的研究。本文综合国内外对小组活动的研究报告,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考察英语语言水平对学习者参与双人组口语活动在话语总量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影响,旨在为外语教师在分配双人组口语活动成员和鼓励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时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并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假设的基础。

一、实验研究的方法

1、研究的问题

本研究考察英语水平是如何影响学习者参与双人组口语活动的,包括:高水平双人组、低水平双人组及高低混合组是如何参与口语活动的?

2、研究的对象

参加本研究的是某高校20名英语专业大二学生,分别由10名高水平学生和10名低水平学生组成,每组学生中男女各占一半。语言水平的量化以第一学年末综合英语和口语成绩的平均分来确定。凡均分在80分以上者(含80分)被划为高水平学生,均分低于70分者被划在低水平学生。Mann-whitney U检验证明两组学生在成绩上有显著差异($Z = -3.80, P < .001$, 双尾检验)。

3、研究的设计和步骤

本次研究使用了两个研究工具:口语活动录音和访谈。

口语录音时,20名参与者被分为三组,分别为高水平组、低水平组和混合水平组(如表1所示),每两位同学组成一对,做一项“找岔子”(Spot the difference)口语任务。每个同学手中持有一幅图画,与对方手中的图有10处不同之处,要求他们找出6个不同点,6个不同点找到就被视为完成任务。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学生的紧张

收稿日期:2007-12-01

作者简介:刘平(1968-),女,江苏滨海人,盐城工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及英语教学。

表1 受试分组
Table 1 Subject Blocking

组别	受试身份		
英语水平	男	女	男女混合组
高水平组 (n=6)	男高-男高	女高-女高	男高-女高
低水平组 (n=6)	男低-男低	女低-女低	男低-女低
混合组 (n=8)	男高-男低	女高-女低	女高-男低 男高-女低

注:高,高水平者;低,低水平者

感,笔者没有设时间限制。在正式录音之前,选了三对同学做了中期实验(pilot study)。

为了使最终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混合水平组的四对学生中去掉了口语活动前互不认识的一对,他们的数据没有进入最后的分析。根据状态期待理论(the expectation states theory),学习者彼此了解对方的水平及平时学习表现对他们在口语活动中参与表现有影响。一个学习者平时的学习表现会成为对方期待他/她在本次实验活动中的表现之凭据,亦即权力-特权秩序(the power-prestige order);以往越能干或成绩越好,对方对他/她目前的表现期待就越高,反之就越低。换言之,只有彼此比较熟悉的学生之间才能有这样的状态期待。

访谈。录音工作结束后,笔者转录了磁带录音并初步分析语言材料之后,在改进中期实验的访谈问题基础上设计了最终的访谈问题。6名学生接受了访谈。访谈目的在于了解他们参加口语活动时的想法,寻找研究结果背后的原因。

二、口语参与的量化

学生口语的参与是从质和量两方面、计六项来考察的,即C单位(C-unit)、主动发言(Initiation of speech)、提供信息(Giving information)、确认信息(Confirming information)、意义磋商(Negotiation of meaning)和修正输出(Modified output)等6个分项。

根据相关研究^[5],本文中受试的话语量以C-单位(C-unit)来计算。C单位指有意义的、独立但不一定完整的话语,包括词,词组、语法规范或不规范句子;主动发言指首先提出话题或提出观点;提供信息指对自己或他人提出的话题或观点提供必要的补充以便完成一次对话;确认信息指说话人证实对方的信息得到了正确的理解。意义磋商和修正输出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分

类,它们考察对话者之间出现理解问题或理解偏差时所用的话语。意义磋商包括澄清请求(clarification request)、确认检查(confirmation check),和理解检查(comprehension check)^[5];修正输出指说话人就对方意义磋商的要求,对自己先前的话语做出调整以便对方能完全理解自己的话,本研究中具体指语义修正、句法修正或语音修正。表2列出口语参与的六大项及相关子项。

澄清请求指说话人听不懂或听不清对方话语时而提出问题(wh-questions)或“I don't understand. Please say it again.”等明确的澄清要求;确认检查指说话人为了核实自己听到的或理解的正是对方想说的话而以升调再次重复证实对方之词;理解检查指说话人为了确保自己的话被对方理解而再次提醒之词,比如,“Do you understand?”“Can you see it?”等。

表2 口语参与的具体分类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Spoken Language

类别	子类
C-单位	a. 单词 b. 词组 c. 句子
主动发言	a. 提起话题 b. 提出观点
提供信息	a. 提供信息给自己提起的话题 b. 提供信息给他人提起的话题
确认信息	只有 yes 句,不再分类。
意义磋商	a. 澄清请求 b. 确认检查 c. 理解检查
修正输出	a. 语义修正 b. 句法修正 c. 语音修正

表2对于参与的分析共有六类,第一类(C-单位)只是测量话语数量,其余五类分析话语的性质。本研究中话语分析的理论依据综合了Sinclair & Coulthard^[6]提出的、用于分析二语课堂话语的发言(Initiation)、回应(Response)和/或反馈(Feedback)的话语分析框架和其他研究者^[5]提出的、用于分析本族语者-非本族语者之间或学习者-学习者之间语言交流时所提出的意义磋商(Negotiation of meaning)及输出修正(Modified

output)等概念,并对以上概念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以适应分析本研究的语料需要。

外语学习者在口语活动中的话语远不近如人意,发音不清晰,语义含混不清等现象较多,因此学习者进行意义磋商与输出修正就在所难免,作用是修补相互之间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的话语,以便使谈话继续进行下去。其主要功能在于其修补有问题的话语,而不在于增加新信息。修正输出中的语义修正指替换近义词、举例、解释等修正性言语^[5]。句法修正指将原语句中单词或词组独立成句或句子成分位置的变动等,比如从主语

位置移动到宾语位置。语音修正这里指说话者在对方的帮助下纠正自己的单词发音。口语参与的各变量都有采自本研究的语例。

三、结果与讨论

鉴于本研究的性质,即探索口语参与的某种趋势,为日后的研究提供形成假设的基础,而不在于证实某种假设,数据分析采用描述统计法。

表3列出口语参与各变量的数量和百分比,从宏观上分析英语水平对参与模式的影响。

表3 不同水平组合学习者的话语量及话语分类(数量和百分比)

Table 3 Language Volume and Classification of Organized Learners of Different Levels (Volume and Percentage)

	C 单位	主动发言	提供信息	意义磋商	修正输出	确认信息
	n	n	n	n	n	n
	%	%	%	%	%	%
高-高(n=6)	534	147	219	61	15	92
	100	27.53	41.01	11.42	2.81	17.23
低-低(n=6)	485	148	194	51	22	70
	100	30.52	40.00	10.52	4.53	14.43
高-低(n=6)	545	128	242	66	46	63
	100	23.49	44.40	12.11	8.44	11.56

注:黑体数字表示该列中的最大数。

从上表可以看出,高低混合对子组产出的话语量最大,频数为545个C-单位,其次是高水平对子组,话语量最少的是低水平对子组,分别是534个和485个C-单位。混合组的话语中有三类居于三组的首位,即提供信息、意义磋商和修正输出,这三类话语占整个话语总量大约65%,在其余两项,即主动发言和确认信息方面混合组居于末位。高、低混合组产出的话语量大于同水平组这一结果支持了先前的相关研究。Tarone和Yule认为,这些学生也许采取的是‘过度细节化’(over-elaboration)策略,也就是说,他们为了确保彼此领会对方的交流意图,通过重复或过分描写等手段来提供冗余信息(redundancy)。的确,本研究中被试的口语语料充满重复之言,这也是口语语体的一大基本特色。混合组的话语量在三组中最大,这一结果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是受试英语水平的差距(gap in English proficiency)而引起的、对英语口语交际能力的信心不足。正如Blum-kulla and Olstain所发现的,学习者对口语交流的信心越低,所需说的话及所提供的上下文的信息就越多,从而导致‘过多信息’(over-in-

formativeness)的出现,表现为较多的话语量。结合本研究的情况,高水平学生也许担心他/她的低水平同伴听不懂自己的话,从而说得很详细;另一方面,低水平学生也怕自己说不好英语而导致交际困难,因而想竭力多讲一点。

表3表明,与混合组相比,同水平对子组的参与模式存在惊人的一致性。参与模式中六大类的变化方向相对于混合组是一致的,即主动发言项和确认信息项高于混合水平组,而在话语总量、提供信息、意义磋商和修正输出等四项上同水平组皆低于混合组。这一结果表明,由英语水平相同的学生组成的对子组与混合水平对子组的参与模式明显不同,值得深思。除了上文所述的话语量的差异,更有意义的是同水平组学生之间的交流似乎进行得更为顺畅些,因为他们之间进行意义磋商和纠正输出的频数较少,而肯定性回答(即确认信息)较多;同水平对子组比混合组更频繁地提起话题,通过话题的更新来达到完成交际任务的目的,而混合水平组由于水平的差异,彼此产生的‘磨擦’较多,即磋商和纠正话语的频数较多。根据交互假设理论(the Interaction Hypothe-

sis), 我们可以推断, 高低混合双人组一起做口语任务可能更有利于学好英语。

然而, 同水平对子组彼此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点。高水平组的话语总量明显大于低水平组, 另有三项也高于后者, 即高水平对子组比低水平对子组在提供信息、意义磋商和确认信息等项的频数更高; 虽然低水平组在主动发言项上频数只比高水平组多出 1 个, 似乎差别不大, 但是占话语总量 30.52%, 比高水平组的 27.53% 高出近 3 个百分点; 此外, 低水平组进行话语修正的频数也高于前者 7 个 C 单位, 高出大约 1.7 个百分点。

低水平组话语量较少, 两种原因可能导致这种结果。第一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显然是因英语水平差而无法自由表达, 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简短而干巴巴的语句中得到证实。当低水平组的受试对话暂时中断时, 填补空白的总是尴尬的沉默, 缺少必要的、起润滑作用的交际套语, 比如, “Let’s

talk about……”这种常常出现在高水平组和高低混合组的语料中的句型。第二, 是低水平学习者担心自身英语表达能力欠缺而引起的焦虑感导致头脑空白、有话说不出现象。有一个受试(女低)在回答研究者的访谈提问时如是回答: “我紧张, 单词想不起来”。

本研究中混合水平对子组产出的意义磋商话语高于同水平组, 这一结果支持 Cass & Varonis^[3]的发现, 不同的是, 本研究中混合水平组产出的修正输出量也最大, 即大约 70% 的意义磋商话语引出了修正输出话语, 说明语言水平有明显差异的学习者之间往往有较多回合的协商性问答, 而这种可理解性输入和输出被认为是习得外语的有效途径。因此, 我们认为, 混合水平学生组合可能是比较理想的组合, 更有利于学生学习好英语, 英语教师在做小组活动时应充分考虑此因素。

参考文献:

- [1] Pica, T. Research on negotiation: what does it reveal about second - language learning condition, processes, and outcomes? *Language Learning*, 1994, 44(3): 493 - 527.
- [2] Mackey, A. & Oliver R. Interactional feedback and children's L2 development[J]. *System*, 2002(30): 459 - 477.
- [3] Cass & Varonis, E. M. Task variation and nonnative/nonnative negotiation of meaning[A]. In: Cass and Madden (Ed.),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 215 - 229).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1985.
- [4] Chizhik, A. W.. Can students work together equitably? An analysis of task effects in collaborative group work[J]. *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999(3): 63 - 79.
- [5] Foster, P.. A Classroom perspective on the negotiation of meaning[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8(1): 1 - 23.
- [6] Stubbs, M. *Discourse analysis, the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of natural language*[M]. Oxford: B. Blackwell, 1983.

The Effect of English Proficiency on Chinese EFL Learners' Participation in Pair Work

LIU Ping

(College English Department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paper reports an experimental study that explores the effect of English proficiency on Chinese EFL learners' participation, namely, total amount of output and types of speech in oral pair work.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for English teachers who want to motivate the students to the greatest degree when they assign tasks to students at pair work.

Keywords: English proficiency; pair work; participation; effect

(责任编辑: 李军; 校对: 沈爱琴, 丁小玲)